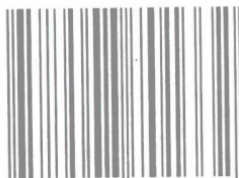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燕 敏
封面设计：路红军

1247.57 / 527 6

冰凌何所畏
花开添风采

ISBN 7-5087-0133-X



9 787508 701332 >

ISBN 7-5087-0133-X/I · 12

定价：25.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ISBN 7-5087-0133-X/I·12

I. 冰… II. 袁…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50873 号

《冰凌花开》

作 者:袁存泉

封面题字:王守霖

策 划:张凤君

校 对:刘成辉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印刷装订:北京光明印刷厂

字 数:403 千字

开 本:850×1168mm 1/32

版 次:200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定 价:25.00 元

后 记

我喜欢冰凌花。

小时候，在早春时节常跑上山坡，在还没复苏的树林里，静穆地看那钻出冻土迎霜傲雪绽放的冰凌花。那时，除了好看，我不知道还喜欢冰凌花什么。

忽然一天，厄运夺走了我青春的自由，把我全身不能动的肉体抛在了冰天雪地里。

我的身体成了蛮荒的冻土，僵硬冰凉毫无生气，但渐渐的，冻土深处有一种东西在萌动，促使我咬起笔敲开了人生的门，开始了人生的路。忽然间，我明白了我还喜欢冰凌花什么，于是，冰凌花就在我复苏的心里尽情绽放开来，绽放出《冰凌花开》。

朋友问《冰凌花开》中的岳强是不是我，我说不是，我没岳强那么坚忍和柔韧。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虚构的，是源于生活的艺术真实，所以岳强只是其中之一，是我笔下众多“冰凌花”中的一朵。

我常问自己，冰凌花为什么会开，后来，我知道了，不光源于冰凌花本身，还因为有阳光的普照和春风的吹拂。因此，我赞美冰凌花，更赞美阳光的灿烂和春风的和煦。

邮 箱：ycq6699@yahoo.com.cn

冰凌花开网：www.bLhk.cn

冰凌花开

1

火车在春光里奔驰，“呜——”地一声长鸣，像为猛士吹响的号角，“咔嚓、咔嚓”的车轮声，似猛士前进的有力足音。

回来了，我回来了！毕青峰在心里呼喊。他的理想早已展开了翅膀，急飞而去，就要落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一个远离城市的山村。他要让理想的种子在那片黑土地上扎根、发芽、长大，茂盛成一株，连成一片，直至漫山遍野。

然而，火车载着心儿飞得越快，离家越近，他却又越感迷茫，他不知道在终点的那片黑土地上，他用什么浇灌他理想的幼苗，就像英勇的战士要去冲锋陷阵却找不到武器，就像勇敢的斗牛士进入了斗牛场却看不见待斗的公牛。他越觉迷茫就越觉着心头沉重，要是干不出一番事业，不能趁着新时代的东风引领乡亲从温饱奔向小康，不能改变乡村的旧日面貌，他就对不起乡亲。那是多好的乡亲啊，给了他——一个九岁就没了妈的孩子——多少火热的乡情啊！“啪哧、啪哧……”的车轮声裹挟着内疚像趟地时爹赶牛高扬的鞭子抽打在他的心头，该打啊，在外闯荡多年竟不知道怎么样用双手去开发养育了自己的黑土地，不知道怎么样用头脑去报答帮助过自己的乡亲们，不知道怎么样用青春去回报关怀着自己的好社会，真的该打啊！于是，内疚中又多了几分不安。

毕青峰收起久停在胡乱扔着些吃食的小桌上的目光，看向车厢里拥挤的乘客，座位都满了，过道也没了多少空隙，他们大多是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散发着亲切的土腥味，有的转着脑袋东张西望，显现出初次外出的好奇和兴奋；有的只是露出些淡淡的安然的笑，微微

地泛着外出会丰收的喜悦；有的无奈的眼神中掺杂着忧郁，从脸上挂下来……他们是田野的翠草，是河里的清水，是山上的绿树。田野没了翠草会贫瘠，小河没了清水会枯竭，大山没了绿树会光秃。快些回来！田野需要你们，小河需要你们，山村需要你们，需要你们这些回来后，可以燎原的星火！毕青峰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要快些回来，就像我一样，可是，又千万别像我，……想到这，他皱了一下眉，又不安起来，把目光挪到车窗外，景物嗖嗖地倒退着，把他拉到了昨天……

天香饭庄的包间里，一个妖艳的小姐坐在一个男人腿上，调情嬉闹，不知怎么突然向旁一蹿，正过来上酒的女服务员躲闪不及，溅出的酒水洒在小姐袖口上一点儿。小姐忙乱的又是甩又是掸的，一边吼着：“瞎了你，往我身上撞！”服务员是刚从农村来的，哪经过这事，吓得休在那不敢动，支支唔唔地：“是……是你……”“什么，你是说怨我？”小姐文得细细的眉毛挑起来，“瞅你那农民样，不会干活赶紧滚回农村去！经理呢，找你们经理说话！”毕青峰来了，歉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新来的，请您多包涵。要不这样，由我们出钱去给您洗洗。”涨得满脸通红的服务员像抓到了救命稻草，“现在我就去洗，多添点儿水。”“什么，这衣服能用水？”小姐瞟了她一眼，“真是农民！”“要不我赔你。”服务员嗓门有所提高。“啧啧。”小姐咂着嘴，蔑视地从服务员头打量到脚，“就你——，你以为这是你们农民穿的臭背心呢？你还要赔！”瞥一眼一旁皱起浓眉的毕青峰，又冷笑着嘲讽服务员，“把你和你们那的穷山沟卖了能值我衣服钱不？！……”毕青峰左眉在微耸的眉骨上猛地一弹，“小姐，咱们有事说事，别……”“好，那你马上把她炒了！”小姐尖刻地说，“穷得在农村呆不了了跑这来，我怕沾上穷气！”毕青峰的心又像给什么猛扎了一下，一股怒火失控的腾地冲上头顶，冲得左眉又猛地一弹，刚要发作，进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微胖男人。服务员一下更显紧张，毕青峰强压下怒火，点了下头，“姜董。”男人点了点头走到小姐跟前，微笑着说：“小姐，我是天香联

锁饭庄的董事长，你的衣服多少钱，完全由本饭庄赔付。另外，请你不要总是农民这农村那的，要没有农民，没有农村，我们早饿死了。要是倒数八辈子，又能有几个是城市人？”

晚上，毕青峰怎么也睡不着，静静地瞅着天花板，小姐蔑视的眼神在天花板里游荡，像闪电，污蔑的吼叫在里面震响，像惊雷，拧在一起一次次击下来，击在他的心头，击中了他心中蕴积多年的火种，腾腾燃烧起来。

一大早，毕青峰坚定地敲响了姜董的屋门，被热情地让到屋里之后，递过去一个信封，“姜董，我要辞职。”姜董微笑着的脸一下愣住了，“辞职？”见毕青峰点了点头赶紧又说：“嫌工资少我立即给你加薪！”“不不，不是因为工资。”毕青峰急忙解释，然后说了自己的想法，又说：“另外，我不处了个对象么，也二年了。我父亲催我多少回了，老不回去怕黄。”“好，我批准了。”姜董让他坐在一边，抓着他的手，感慨地说，“唉，这一晃你在我这干有五六 years 了吧？你这冷不丁说要走，我真舍不得。”眼里闪动着真挚。“正好五年半。”毕青峰充满感激地说，“谢谢姜董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培养。”“别姜董姜董的了，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板了，就叫我姜哥吧。”姜董真诚地看着他，“其实我也没帮你什么，是你自己勤奋好学。对了，你的函大企业管理快结业了吧？”“还有一年。”“好，以后邮过来的教材我给你转过去。”姜董拍了拍毕青峰的手，“干吧，毕老弟，在农村闯出一番新天地，我支持你，有事尽管朝你姜哥吱声。”两双手紧紧攥在一起，浓浓的朋友情谊通过热切的眼神在心与心之间无声地流动着。……

毕青峰心里觉得热乎，复杂的心情中又多了几分自信。一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站在前座旁边，虽然背对着毕青峰但他的容貌已深刻在了毕青峰的脑子里。

那是在上一站，不知什么时候挤到男青年座边一个老大爷，左手扶着座背，右手拄着拐棍。男青年打着瞌睡，冷不丁一声汽笛让他抬

起头，看见了身边的老大爷，就赶快给让座。他站到一旁时只是扭头眼睛朝后一扫，却像一条火舌，让毕青峰脸上觉得发烫，同时他的面容就像相机按了快门，定格在了毕青峰的脑子里：白净的脸显得斯文，眼睛从茶色眼镜后边透射着无限创造力。

毕青峰看见男青年的腰弯了一下，又弯了一下，同时右手抬起来摁肚子。毕青峰起身伸手捅了捅他，见他扭过头便说：“你是不舒服，坐这吧。”男青年有些痛苦的脸立刻浮出微笑，“不用不用。”这时老大爷也站起来让他坐回去。他仍坚持。毕青峰伸手把他拽过来，往座位上一摁，“坐吧，再假假咕咕的就不是咱东北人了。”“那我就不客气了。”男青年偏仰着头说，“谢谢你这个雷锋了。”“不用谢我，谢你自己吧。”“谢我自己——？”“对啊，你不是雷锋的师傅吗。”毕青峰往前座一指，“刚才——”“啊——”男青年恍然大悟，笑了起来，然后问：“你怎么知道我是东北人？”“我猜的，”火车一震，毕青峰双手扶着座背，“现在你就在东北，你没拿行李又没拿提包，一看就是短途。大半就是东北人了。”“你猜对了，我是去了趟市里办了点事。”男青年扶了一下精致洁净的茶色眼镜，“你贵姓？”“姓毕，名青峰。”“我叫孙文轩，套个近乎，就叫我孙哥吧。”“好啊，孙哥，相识是缘，多个朋友多条路。”毕青峰身子一弯，“来，孙哥，握个手。”孙文轩赶忙侧过身，两个人的手“啪”的一声握在一起，又使劲握了握。“哎，青峰，”孙文轩近乎许多，“家是哪的？”毕青峰随口回答：“神牛乡。”“神牛乡哪个村？”“卧牛堡。”“卧牛堡——？”孙文轩有些意外和惊喜，“我去过！”“你——去过卧牛堡？”“那是十多年前了。”孙文轩眼里闪烁出回忆的美好，“我那时还在上农大呢，学校组织去你们村参观人参。有一个叫毕宝富的大叔领着我们，阳坡的参场看完，再到背坡的参场看，还不住地给讲解，相当热情，直到临走时，我们才知道他刚刚丢了女儿，又失去了妻子。”“他就是我父亲。”毕青峰有些伤感。“毕宝富大叔是你父亲？”孙文轩惊异。“嗯。”毕青峰点下头。“好人，大叔真是好人！好人怎么就这么不幸呢！”孙文轩难过地赞叹。稍沉默一会儿，

孙文轩说：“当时你们那可是有名的人参村哪。”“可现在不行了，林业禁伐以后就没山地了，早就都不整了。眼看着人参价噌噌又涨起来了，就是干没辙，白瞎了个好项目。”毕青峰可惜地咂了下嘴，现出无奈。“你们那没试过大田种植？”孙文轩盯着毕青峰。“没。人参那玩意就喜欢山地，大田整不行，熟土，烂。”毕青峰挺内行地说。孙文轩稍一思索，话题一转问：“你这是去哪打工？”“我不是打工，是回家。”“这二月天，小青年都往城里跑，你怎么回家？”孙文轩追问。“嗯，我想回家干。”毕青峰坚定地说，然后又大概地说了说他要带领乡亲致富的想法。孙文轩听了表示赞同，说：“年青人在外开阔了眼界，学得了知识，就要想着为家乡出把力。行，有志气，你想回家乡干什么？”“不知道。”毕青峰回答得干脆。孙文轩眼神从镜片后边一闪，高兴地说：“现在有个科技推广项目，大田种植人参，干不干？”“是吗？干干！”毕青峰眼前一亮，像大雪天遇上了炭火，“怎么干？”火车拉着长笛慢下来，进站停下了。“我到站了，你先回去联系田地，成片的，先一亩多吧。”孙文轩掏出笔写了个电话号码给毕青峰，“打这个电话咱们具体谈。”刚匆匆下去，火车就开动了，孙文轩坐上小轿车直奔县政府大院。

下了火车，换上汽车，山脉便多起来，更加的起伏连绵，一层层的，像托起弄潮儿的海浪。毕青峰琢磨着大田种植人参的事儿，他越想越觉好，觉得可行，于是郁积的迷茫一扫而光，心底的希望火苗突地燃烧起来，加上近乡情切，便忽地一下着起了大火，烧得他想大喊：我回来啦！是啊，他回来了，带着青春创业的激情，带着可以实现理想的项目，他兴奋，但他抑制着，他知道要是他大喊出来，会把满车的人吓坏，别人会以为他是精神病。他只是让激情掀卷着热血在心中翻腾。他觉得自己是一名英勇的战士，端起了一挺机关枪，冲上阵地，对着敌人，扣动扳机，“哒哒哒哒”地痛快地扫射一阵，全部消灭，然后豪壮地把机关枪向上高扬，胜利了！他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勇猛

的斗牛士，进了斗牛场，看见了膘壮的公牛，冲到它跟前，抓住两只角就给它摁倒，然后用膝盖抵住它的头，腾出满是肌肉疙瘩的胳膊向欢呼的人们振动，赢了！……

近了，近了，依稀可以见到卧牛堡了，可以看见村头的那块多半座房子大的卧牛状的黑褐色石头了。毕青峰听老人说，卧牛石早先有两三座房子那么大，因为岁月久了，风蚀了，沉陷了，才像现在这么大，也没早先那么像卧着的牛了。老人们说卧牛石是牛变的。有一个悲壮凄美的传说可以证明。

说是在很早的时候，那时这是塞外，女真人的地方，山坡岭地零散地住着一些人。有一年春天，来了一只怪兽，腿比水桶都粗，脖子上还长着两条碗口粗的胳膊，先是吃牛啊马啊的牲畜，一顿就吃四五头，一阵儿就把牲畜吃光了，接着就要吃人，人哪扛吃啊，那么大点儿，要是吃起来，几天就给吃了了，大伙都吓坏了，可又干不过它，没办法，只能等死了。就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从天上下来了一头黑牛，个儿比怪兽小不老少，可一点儿不惧怪兽，接着就跟怪兽在一条山沟里干起来了，干得尘土飞扬，昏天黑地，干过来干过去，把山都撞弯了，辗薄了，成了扇子形，就是卧牛堡正南的房子沟。它们整整干了十天十宿，黑牛终于顶死了怪兽，可是黑牛也掉了一只角折了尾巴，浑身是伤，精疲力竭。大伙感谢了黑牛，要种地时却又遇到了难题，牲畜都让怪兽吃了，没什么拉犁了，用镐刨一天只能刨一丁点儿，而且就要到芒种了，俗话说过了芒种不可强种，种不了多少地来年就得忍饥挨饿。大伙正犯难，黑牛不休息不养伤，给拉起了犁，为了抢农时，天天都是一起拉十条犁杖。趟啊趟啊，地也趟完了，黑牛就再也站不住了，卧下去就死了，变成了石头，就是卧牛石。掉在扇子沟的牛角和尾巴变成了牛角峰和牛尾砬子。

后来，大伙常来看望卧牛石，舍不得走，就慢慢有了卧牛堡，也有了以卧牛堡为牛身子的东牛角和西牛尾两个村子。

过了卧牛石，客车到了村东头放下毕青峰，开向了住寨的牛角村。

毕青峰背对着家门，静望着扇子沟。往前二里多地，一条二十多米高的水库坝基横截住扇子柄。两边的山脉像两条飞舞的长龙朝两侧向远方往天上延伸，最后连接到一起，构成了巨大的扇子面，也连出了十多里的扇子沟。沟谷宽阔坦荡，像父亲为儿女敞开的胸怀，给人以踏实和力量，让人的内心也随之开阔起来。落了日头的扇子沟，灰黑的树木挤满大山，显得神秘而深邃，像隐藏着无数秘密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像遮蔽着阿里巴巴的山洞招示人们去开启。毕青峰再也抑制不住激情的涌动，两手拢嘴大喊：“我回来了——”喊声从沟谷反回来又飘过去，震荡着向远方消失，像大山回应完他的呼喊以后又深深地记在心里，毕青峰汹涌的激情里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的，回来了，以前在外闯荡这些年有许多次回来，但都没有这种感觉，那时他只是在外飞累了回家歇脚的过客，而今他却是在外历练了风霜的小树回来扎根的主人。

屋门刚响，就传出一个声音：“峰子回来了！”“爹，我回来了！”毕青峰转身拎起兜就往家跑，随口又唱起了二人转：“朱买臣我中状元转回家呀……”

2

毕青峰拉着爹的手，爷俩高兴地进了屋。爹忙着要给他做饭，毕青峰没让，打开碗架拽出根大葱，又拿了个混合面的饽饽，咬一口说：“爹，你咋又掺苞米面了？”现在生活虽说不算太好，但靠苞米面过日子的时候早就过去了，毕青峰打回电话就告诉爹可劲买白面吃。青峰爹一开始吃青一色的白面觉着还挺香，可后来却总是觉着缺点儿什么味，再后来就做什么都往里掺一半苞米面，才找回丢了一阵子的滋味，况且苞米面要比白面便宜一半呢，他这个即当爹又做娘的人怎

能算不出这点儿帐？青峰爹坐在宽厚的桦木炕沿上，也不答话，只是“吧哒吧哒”抽着儿子从城里给买回的好烟，笑咪咪地看着儿子，仿佛不是在看儿子吃饭，而是在欣赏扇子沟岗梁上的牛角峰，或是在观望大片的成熟的庄稼。这好烟抽着就是好，可儿子嫌旱烟尼古丁太多，回回给带回好烟时，他却回回总是叮嘱再往后可别买了，那玩意没老早有劲儿。

毕青峰把最后一块饽饽塞进嘴里，就忙着打开包，掏出个套袖一样的东西，把爹的腿往炕沿上一顺，就给套在膝盖上，“爹，这是护膝宝，专治老寒腿。”“你这小子，又乱花钱。”青峰爹边数落青峰边摸着护膝宝，慢慢地，轻轻地，好像是在摩挲刚没了妈哭睡在他怀里的儿子，又好像是在抚摸儿子对他的那片心。膝盖让护膝宝套得暖暖的，顺着腿直暖到心窝，他笑着的眼里有了泪花。他仿佛看见了他供儿子上学那会儿蹲不住了就右腿跪在地上拔草的影子，那时的累，那时的苦，现在一股脑儿都变成了甜，暖在他心里。

“爹，……岳强这些日子怎么样？”毕青峰按摩着爹的腿。“不好，前天我去给送几个馒头，看他像刚哭过，人也更不愿意说话了。”青峰爹的笑转成难过，“咳，这孩子命真是苦，活生生的让老天爷摁炕上就够呛了，大夫还说他最多活不过两年。唉！”“那今年冬不就——……”毕青峰的手在爹的腿上停住了。“咳！可不是，这么好的孩子说没就要没了。”青峰爹难受地擦了一把眼睛，“对了峰子，往后你跟强子唠嗑千万可别说走了嘴，大伙可都一直瞒着他呢，他要是知道了可了不得！”“爹，我去看看他。我给他买了两本书。”说着毕青峰就去包里掏书。“明天去呗。天都黑了。”“现在吧，我挺想他的。”毕青峰又掏出两袋麦乳精。“那你去春秀家不？”“看看吧，要是晚了，就不去了。”毕青峰走到院子里又说了句：“爹，要是晚了你就先睡吧，不用等我。”

银盘似的月亮飘在扇子沟的山梁上，撒着如水般清澈的柔光，夜

便显得空灵而虚幻,电柱电线、院落房屋既清晰却又缥缈。毕青峰刚上大道往西边岳强家走,就看见有一个人走过来,近一些看清是岳强媳妇,一手端个碗,一手拖拉个大扫帚,毕青峰高兴地说:“梁颖,正好我还要上你家呢。”可梁颖却不回答,理也不理,继续走。毕青峰以为她没听清,就又说:“你干啥去呀,梁颖?”可梁颖仍不回答,从他身边错了过去木然地走着,身影一点点向寂静幽暗的村外消失,“唰啦啦”的拖扫帚声在静夜里格外响。随着她转过身的毕青峰愣愣地站在那,觉得头皮发炸,他想起了小说电视剧里的鬼怪附身,但那是绝对的虚构,他不信,他又想起老年人们讲起的梦游,但立刻又否定了,因为在问她第二句话时,明明看见她迎着月光的眼神一亮,那是触动神经引发情感的表现,哪是处于梦境中的人会有!那这是咋回事呢?毕青峰百思不得其解。唉,问问岳强就知道了,于是他迈开了快步。

屋里黑漆漆的,没有打灯,挡着窗帘。岳强不能动的身体躺在炕上,思想却飞快地转动,想着一直想却想不开的问题:是活还是死?

随着厄运的降临,这个沉重的问题就魔鬼般扎根在岳强的肉体 and 灵魂里,死死纠缠,挥之不去。

那是个冬日,天飘着雪,阴郁从天空弥漫包裹了一切,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色彩,连牛车辗着山道的吱吱声也变得灰暗。满载柴火的牛车下坎,岳强脚下一滑,倒下去让无法止步的牛蹄踢伤颈椎,他能跑能跳的青春便随着北风卷起的雪花轻轻飞起,像光秃秃的树上遗下的一片枯叶,缓缓地缓缓地落下,落在了冰冷的雪地上。

雪下得并不大,却是他一生一世最大的一场雪,直下到他的心里,肆虐飞扬,掩埋了他青春的花季美好,结束了他才半年婚姻的幸福。从此,白天遗失了光明,夜晚丢失了温馨,人生迷失了方向,前途消失了踪影,生命在寒风里瑟缩,灵魂在冷雪中颤抖,往日的快乐和自由像闪电照亮了他置身的黑暗深渊,清晰地再现着让不幸击中而零落的羽毛和折断不可修复的翅膀。

他恨，恨死神，为什么要把我拉回去，既然拉回去又为什么要把我再抛回来？抛回来那就完全地把我抛回来，为什么留下了我青春应有的最珍贵的自由？为什么留下我青春曾有的多彩的梦？为什么只抛回一个连手都不能动的高位截瘫的躯体？把这样一个躯体抛给我有什么用？又让我怎样去面对？

岳强睁着眼，但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路，看不见光，只看见残酷的现实化成的黑暗。冰冷的静夜里，他想，想着活和死。他在它们中间煎熬，左边瞅，右边看，苦苦选择，却难以决定，他这样的年纪，才刚刚在人生路上走了个头儿，尽头还远，本不应该想这个沉重的问题，又怎用去想呢？就像青春狂妄，意气风发，自由自在的往日，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从没深思过活和死，好像活着是理所当然，死是遥遥无期，青春的热血就那样在无意识的活中尽情沸腾。而现在，活和死像带着寒气的镣铐又像散着香气的花环，突然“咣”地一下扔在面前，毫不留情，让他选择时，他才看清了它们，却又怎么也看不清它们，但他却从没有过地感受到了它们，它们横在他前后左右！

他睁着眼，但什么也看不见，黑暗和黑夜笼罩着他，浸透了他的心。他喜欢这黑夜里的黑暗，这是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他自己，又似乎连他自己也没有，更没有搅动人心的阳光，没有催人奋进的春风，没有构造理想的那个梦。他多想就这样永远地呆在黑暗里，让残疾的躯体和蹦跳的生命无形地融进这黑暗，悄悄地消失在这黑暗里。

悄无声息地消失，不露一点儿痕迹，他是怕引起人们对他无为人生的鄙视。他并不想死，他想活，多么的想活着，他曾经也是心系创业，想让山村变个样的有志青年。可是命运捉弄了他，他看不见自己活着的价值，也找不到。他找过，在瘫痪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了寻找，苦苦地寻找。他想到了学医，想学会用医术治疗自己的难治之症，也想为缺医少药的乡亲祛除病痛。只有黑夜里迷路的人才知道突现的灯光的可贵。他让梁颖找来许多医学书，放在身边，使用只能

微微上抬的胳膊笨拙地蹭开书页，一下不行就两下，两下不行就三下，有时要歇上几歇，蹭上几十下才能翻开。翻开书页就认真地读，专心地背。一天天不停地读，一天天不停地背。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问题，自己的脚不能走，手不能动，即使读懂背会了所有的医学知识，也不能上山采药，不能推拿按摩，不能把脉诊病，一切都是不能，一切都是徒劳，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前路立刻变成悬崖，他又重重地摔下深渊！在这之后，岳强也想过很多看似自己能行的路，但或经过思索或经过实践都在他近似绝望的痛苦中灰飞烟灭了。

既然没有一条路可以走，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还是死了吧。岳强睁着眼，他看见了，他看见活的那个起点有一个婴儿，无数个死的尽头都有一个白发老人挥着手走来，有的遥遥万里，有的近在眼前。孩子爬起来，不知朝谁去走，踌躇着，彷徨着。老人却不停地挥着手走来，走来。模糊间，老人幻化成一个个死神，他看见了，看见他们从虚无缥缈的黑暗里朝他走来，越走越快，狰狞又亲切……

外屋门“哐”地一响，把他从想象的世界一下拉回到现实，岳强吓了一跳，随即听人喊：“岳强，我回来了。”岳强一听是毕青峰的动静，心头一喜随即一酸，赶忙挪动不好使的胳膊去蹭眼睛，擦着无声流出的泪，“慢点，别碰门框上。”“啥时候了，还不打灯，你节约用电呢？”毕青峰边往里屋摸边开玩笑。从岳强瘫痪起，毕青峰就没把他当残疾的可怜人看待，仍拿他当健全人，和以前一样和他开玩笑。毕青峰也不愿意表现出一副同情的甚至是可怜的面孔，他认为那样会让岳强更加地感觉到自身的残疾，就会使他更是陷入到他的苦痛当中。要是那样的话，毕青峰觉得真是一种大失败，还不如不看望他了。毕青峰想要用毫无改变的言行消除他应该尽快消失的忧郁，唤醒他以往的朝气，这才是对朋友的最大的帮助和安慰。毕青峰摸索着开开里屋门，随手很熟悉地“嘎哒”拉开灯。灯泡的度数不大，但在黑暗中突然打着却显得格外亮。“啥时候回来的？”在炕头的岳强让灯晃得瞋

着眼睛问。“哈哈，刚下马，就上你这了。梁颖干啥去了？”毕青峰把抱着的两袋麦乳精和书放在炕上，坐在岳强旁边。“你又给我买东西。”岳强过意不去地说。“咱哥俩用不着说这个。麦乳精是补身子的，书是补精神的，这可是好玩意，《轮椅上的梦》张海迪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事儿，没事儿你好好看看。”说着随手把两本书拿过来，举在岳强眼睛上方让他看封面，又忽然想起梁颖，便又问：“上堡子外边干啥去了，梁颖？”“……”岳强一向显得沉稳的脸经历灾难更是多了一份凝重，稍一停，还是说了，“叫魂去了。”“叫魂？”毕青峰有些吃惊，“给你？”“嗯。”岳强点了点头，“听东牛角看邪病的人说，我的魂丢在我卡倒的那个地方了，叫回来，我就好了。你是不看见她捞个扫帚端个碗？”“是、是。”“人家说捞着扫帚捞到我出事儿地方，把碗摔碎那，再一边捞着扫帚往家走，一边叫着‘岳强回家吧’，就把我丢的魂给捞回来了，我就好了。但去和回的路上不能和谁说话，要是一说话就不灵了，魂就吓跑了。”岳强问毕青峰，“是不她没跟你说话？”“可不是咋的，我还寻思她咋了呢。”毕青峰听岳强这么一说，要搁以前他会笑得肚子疼，可是现在他却一点笑意也没有，倒是想掉泪，“你信么？”“我咋会信那些，唉，”岳强叹口气，脸上现出难过和无奈，“手术也做了，药也吃了。这一年多啥偏方都淘换，可啥用没顶。梁颖信就信吧，捞就捞吧，真没招了，只当是给她精神一个寄托吧，给她减减压。”毕青峰给岳强活动手指的手停住了，慢而深地点了点头。

“啪”的一声摔碗的脆响像要炸开夜空。梁颖高挑的个子在月光里影子很长，一起晃动着往家走，“喇啦啦”的拖拉扫帚声跟在身后，使夜色更加清冷凄凉。梁颖一边走一边虔诚地默默念叨着：“岳强跟我回家吧，跟我回家吧岳强。你不说卖了那车柴火就给我买一套新衣裳当生日礼物吗？我不要了，我认可一辈子也不穿新衣服了，我只要你……只要你跟我回家……”眼泪早已顺着她干活时让日头晒得有些黑的脸上淌下来了，声音也呜咽起来，“岳强，你听见了吗？咱

……回家吧，回家吧！天，你让岳强回家吧！让我替……替他吧！你要我的命吧！到时你就要……要我的命吧！……”……

许伟听说毕青峰回来了，跑到他家又追到岳强家，还没开门就“嗨”了一声。岳强正听毕青峰兴高采烈地讲城里的新鲜事，听见门外的声音，就对毕青峰笑笑：“许伟来了。”毕青峰站起来，笑对着屋门，见他开门，就开玩笑说：“诸葛先生驾道，有失远迎。”“免了，免了，”许伟也笑，说：“才听人说你回来了。来，咱哥俩抱抱。”于是俩人张开“翅膀”，像模像样地来了个外国见面礼。

许伟初一念了几天就不上学了，他认为上学没啥用，来钱慢，太急人，就跑进城里打工去了。在城里混得年头多了，他就觉得自己也是城里人了，而且见多识广，可在城里除了给人打工，找不到挣大钱的门道，于是他就决定回家寻找商机，他认为农村人都是老土，比城里人好对付，就是眼下挣不到大钱也没事儿，他可以等，村长书记岁数都不小了，等他们一退位，村官自然就是他许伟的了，别的小青年，论哪方面也没法和他比，没有资格跟他争。到那时当上土皇帝，有了权就会有钱，也不错，也不枉自己在城里混那么多年。于是他就十分有意识地结交十里八村的“上层人士”，也十分注意自己的“城里人”素质和形象。他有个口头语，就是经常性地说城里怎么怎么的，城里人怎么怎么的。他也把城里的生活和一些内容带到农村，尽量地以此展示自己“城里人”的风采。他买了很多书，弄得自己的单间像城里人的书房。书架上摆满什么《为人处世秘诀》《厚黑学》《老狐狸全书》之类的等等，但他却没功夫看，只有《三国演义》《三十六计》算是浮皮潦草翻了一遍，就觉得领悟了三国精髓，懂了三十六计要意，便凡事喜欢用计，诸葛先生的外号也就是这么产生的。在城里混过，又“看”了许多书，说话要高雅才行，才显得有品味，于是他说话就喜欢用词甩词，但总是甩错。他喜欢下象棋，有一回有人要和他下，他说

臭棋篓还要跟我下，我让你俩车玩你也掉掉（绰绰）有余。这人没听出来，旁边的人听了就乐，这人以为是笑他呢，不好意思了，造得脸通红。许伟见他脸红了，又说，你又不是大姑娘，怎么这么缅甸（腼腆）呢？他为了让自己知道得多，喜欢看新闻，但他又坐不住，新闻联播内容提要一完，他就已经出去和人神侃了，从农村到城市，从国内到国际，样样通。他说阿富汗的战败是地处非洲，太热，所以不扛美国打。有人不知道三个代表是什么，他就给人解释，说一代表农民，二代表工人，三代表公务员，这就是三个代表。

这样的错误时候，有的人已让他侃得晕头转向，分不出对错；有的人听出来了，但碍于面子就只是笑不说出；只有毕青峰，每听必纠。

许伟立整儿地坐在屋地的凳子上，毕青峰给他递颗烟，他手一挡：“戒了。现在城里人都时兴戒烟，抽烟，扔烟头，不卫生，不像咱老农村。”毕青峰撤回来，“我也是有事应付应付才抽。”“咋的，回来不请客呀？”许伟甩了一下油亮的头发，“不请咱哥们喝酒？”“行行，”毕青峰爽快地说，“咱哥们有一段没在一起乐呵了。我这就去买。”边往外走边吩咐，“许伟，你把岳强抱轮椅上。梁颖，你搁上地桌。”梁颖赶紧说：“别去买了。俺家有酒，我再给炒点儿菜。”“不用不用，买点儿现成的得了。省事儿。”毕青峰知道梁颖一天忙里又忙外的，够累了，咋能再给她添麻烦。刚才梁颖回来刚开门进屋，毕青峰就叫她一起听城里的新鲜事，叫魂的事就遮盖过去了。

菜摆上了，几个人围着地桌。许伟把笔挺的西服脱了挂在墙衣勾上，黑白灰相间的羊毛衫现着风雅。毕青峰把袖子一撸，完全没有了在城里做事的有分有寸的举手投足，现出了东北汉子的豪爽，起开老白干“咚咚”地给许伟倒半碗，又给自己倒半碗，“你来啤的吧。”给岳强倒着啤酒吩咐许伟，“把香槟打开，给梁颖。”“不要不要我可不要。”“来吧，客气啥，那玩意又不醉人。”毕青峰说，“给倒上。”说着